

小說 陰森古林

第一章

夜晚裡，寒風吹起；這是個不尋常的四月天，已經進入了四月底，天氣仍是異常的涼爽，過去的嘉義從來沒這麼涼爽。無奈看著天，又是一個安靜的夜晚；當人被逼到絕路時，那腎上腺素必定被激起。

「進去第幾次了？還是如此的不甘心！」阿德問道。

「去，這回再不成功，我就跟你姓！」阿凱這樣氣憤說道。

嘉義的山區，一直藏有著秘密，若不是他們的田野調查意外發現，他們也絕不會再次踏上去大林的深山。

嘉義縣是個小縣，想當然爾嘉義市也是個小市；阿德與阿凱在嘉義讀書一段日子了，讀的也不是頂好，但面臨著台灣大環境的轉變，他們不得不攻向研究所。

「去不去，一句話！好歹你們讀的是地震所，竟然不敢上山勘查，像個什麼樣！」劉老師正在嚴厲的訓話。

「報告老師，可是阿里山上有太多不明確且帶有危險的地形呀，最近又常下雨，去那不好吧！」阿德怯怕的回答。

「少講兩句啦！報告老師，我跟阿德會去做好地質勘查，我想這是我們碩士論文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阿凱趕緊滅火說著。

事發前三個月，阿德與阿凱正因為是否冒險上山與否而有不同的看法，畢竟梅雨季節上山田調實在危險，兩人為了這事情有太多歧見而常大打出手，實在很難看出兩人友好的感情。「媽的，你就當坐下山就畢業了不就好了嗎？」阿凱氣憤的重重放下杯子。

「我說老哥，你老弟我可想多活幾年，你沒聽過以前的學長曾經上山的意外嗎？況且那裡的地形你又不是不了解，太容易土石鬆動了。而且九二一跟上次風災過後，不要說是大陸客，連我都不想上阿里山！」阿德說。

「阿德你聽我說，上山總是有很多意外，難道你不能想著有好的意外嗎？比如說又有新的發現或是舊的問題得到解決呀！想開點好嗎？下了山就幾乎畢業了，況且我們都有登山的經驗，必備的工具我們都有呀！你究竟是在怕什麼阿？」阿凱幾乎是漲紅了臉，像個關公似的，手中的水果就快要被捏碎。

「凱，你似乎不知道吧！」阿德語帶沈重的說著，「上山下山並不難，但是要找

到路才難阿！」阿德語帶玄機。

「你該不會真的認為那個傳聞是真的吧？我的天哪，那只是傳說罷了！」阿凱無奈的答道。

「若是真的呢？」

阿德相當鎮定的眼神看著凱，凱認識阿德十幾年，這是頭一次看到他如此鎮靜的看他，不只眼神中帶有懼怕，更是肯定著山裡有什麼秘密。

阿德拿出一張很大的捲軸，慢慢的翻開；並述說著他爺爺小時候告訴他的故事。

「就是這部份的圖，這塊就是大林的那片山林，但實際位置實在也很難說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那裡是禁忌之地；為什麼說之前所上有過失蹤案，就是在這裡發生！」阿德指著圖上被打上記號的地方。

爺爺常說嘉義是好地方，尤其是大林、梅山、阿里山一帶，爺爺記得他以前小時候，爺爺的爺爺，也就是我的祖公所對他述說的點點滴滴故事，但是自從日本人來台灣統治以後，卻發生過太多可怕的事情，例如對部落的屠殺、甚至是以毒氣的攻擊等等殘忍手段，嘉義山區這塊地地域發生過歷史上並未詳載的事件；據傳日軍當時也在此地方紮營，留下許多不為人知的事務，甚至是國民黨播遷來台以後，也曾將這裡列為管制區。

「我記得弘毅學長上去了三天後，就與山下斷了訊息，由於時間過了很久，警局也以『已死亡』來斷定弘毅，但是屍骨至今仍沒有尋獲。」阿德拿著咖啡帶點發抖的口氣說著。

「有人說是掉到山溝了，也有人說是迷路被餓死了，因為有找到手機以及皮包，卻找不到人，相當奇怪！後來又進入颱風季節，無巧不巧就剛好上次的強颱凱特颱風襲台，搜救隊伍根本無法上山，最後找了將近半個月，也不得不宣佈放棄。」

阿凱想起當時的新聞有這樣報導過。阿凱雖然心裡有些毛毛的，但是他覺得唯有親自上去才知道答案，同樣的也要完成這分地質勘查，不然碩士論文是沒有結果的；阿德同樣是爲了碩士論文，卻因爲六十年前的懸疑地區，讓他感到懼怕，加上弘毅的失蹤案未了，讓他也更堅信著嘉義的這塊神秘山區藏有不爲人之秘密。

「阿德，我們小心點別越界了就好，我們要做的就是土質及地質探勘，該區域仍是開放的，理當沒問題，要是有疑問，就先做好調查及詢問，起碼行前準備要做

好，這趟我們一定要去，不去真的就浪費了；我們想進氣象局的夢想一定要達成呀！況且，我們要為子孫的未來著想阿！」阿凱有些越扯越遠，想當然爾他對該區有著極大的想像，也心存有大大不安感。

「好吧，凱；我們就去證明我們錯了吧！」阿德收起捲軸，變相的答應了這趟行程。

隔天去了學校，去請教教授該地區的地質以及切和主題論文的方向，地質的探勘是他們主要的目的；當然，阿德與阿凱想的很清楚，不踏入那禁忌之地，就可避免不要的災禍或是麻煩。

## 第二章

夏天的蟬鳴，是最好的樂章，尤其在酷暑之中，能在涼爽的山林間採集學術樣本，這樣的研究生活似乎比當初阿德與阿凱所想像及預期的好很多，對於地質的探勘、樣本的採集，短短的三天內，他們哥倆好確實獲益良多。

「你說說，這樣的土質為什麼會造成土石流的嚴重？尤其三年前的凱特颱風，雖說是從北部直接迎面而來，但是位於南部的阿里山卻也造成相當嚴重的災情：土質疏鬆不是最好的原因，我倒是認為重點在於這區塊長期疏於植被的保護。」阿凱滔滔不絕的說，並且逐一記下所見所聞。

阿德則以地質探勘器持續的在測量神木區附近的土質，只是說也奇怪，從第一天上山後，地質探勘器就一直出現異常的數據，雖說這樣的情形儀器偶爾會發生，但是測量的酸鹼值及土壤穩定性卻遠遠比他們是前所查閱的來的糟糕且調詭。正當阿德要收拾器具前往他們所畫的 B 區時，突然間，他眼前的森林中竟然看到了一個人影快速的跑過。阿凱起初以為眼花，他馬上回過神，大叫阿德！

「林峻德你剛有看到人影掠過嗎？林峻德～～」阿凱有點驚慌的叫了阿德。

「你是累了嗎？帳篷有白馬馬力夯啦……」阿德認真寫著今天所得到的資訊，對於阿凱的驚訝似乎不以為意。

「林峻德，我真的有……」突然間，阿凱『啊！』的一聲。

「阿凱…陳凱、陳凱！你不要開玩笑阿，快出來阿！」阿德有點慌了，因為聽到阿凱「啊！」的一聲後，阿凱竟然不見了。他們兩人的距離僅僅五十公尺左右，加上他們距離懸崖也有段距離，而兩人都在屬於雙方都看得到的安全範圍內。

「陳凱，你他媽聽到就回答我呀！別開玩笑！陳凱…阿凱…」山裡盡是阿德的回音，卻沒有阿凱的回音，別說是回音，連個影子都沒看到。

夏天的嘉義很容易下起午後雷雨，此時已經下午四點多，外頭也下起了午後雷雨，阿德認為，下雨後阿凱那傢伙應該會回到帳篷、不敢亂鬧。阿德穿上事先準備好的雨衣外套，快速回到了紮營的地方。

正當快要跑到紮營區時，阿德覺得不對勁，他看到腳下的土有人走過的痕跡，起初他以爲是阿凱，他跑回去營區時，卻不是陳凱回到帳篷，而且他們所紮的營遭到破壞，現場凌亂不堪，尤其是研究器材及登山的用具，不是被破壞就是毀損；阿德知道阿凱不會這樣作，因為這是斷了他們下山及未來的生路。

阿德知道事情嚴重了，他心想：「不可能，這裡是安全的地區，距離所謂的禁忌區是有段很遠的距離阿。」正當阿德還想著那件事情時，他突然想到，地圖上是畫的有些破舊，而且歷史這麼久了，跟新地圖有落差。

「難道說我們闖到了禁地？」阿德喃喃自語的說著，並且快速的將被包地圖拿出來，並與爺爺留給他的”藏寶圖”與已比對。

「糟了！真的是我疏忽到了。」阿德想到，當初日治時期的阿里山地圖，與現今不同，此地當時因為有豐富的神木木材，因此日本派了許多工人及日軍駐紮於此，除了工作以外，順道可以控管當時日本人所稱的番。但是國府來台以後，當時有在重新區劃…

「我怎麼會忘記這麼簡單的道理，當時地區區域重劃後，這裡就是屬於山林保育區了，只有研究員申請才能來阿，我竟然只記得這區是相當有研究價值，地質研究專題都白上了…」阿德懊惱的在雨中自言自語，他又回想到三年前弘毅學長好像也是在 AB 區交界處失蹤的。

阿德此時拿此手機看，訊號完全收不到，此時山區的落雷不斷的打下，阿德在大雷雨中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因為離本座山的山林管理處有十多公里的路程，此時下山又不宜，他又不能放掉阿凱一人獨自在山中，因為他不希望弘毅學長事件的翻版又再度發生。

（事發後三小時…時間：下午七點十二分）

事情發生後約莫三小時，阿德除了用對講機持續的發話聯絡阿凱，但始終聯絡不上，對講機另一頭都無回音；當初對講機就是方便兩人若是在山上分開研究後，在山區可以聯絡的通訊器材，阿德萬萬沒想到這卻是唯一可以聯絡到阿凱的工

具。阿德在整理好帳篷後，原先準備的手電筒已經不見，能用的照明器具只有身上剩下備用的 LED 手電筒，但也無法以此找整晚，因此他就先以附近方圓五十公尺內的範圍作尋找。找著找著，距離 B 區很近的某個樹林附近，阿德找到了一件衣物，但是卻是相當破舊且有相當多土壤污漬的。

「這應該不是凱的衣服，陳凱的衣服應該不至於髒成這樣。」阿德拿起衣服嚷著。正當他要回頭時，他被旁邊樹叢的聲音給留住了。

「陳凱，是你嗎？陳凱，你不要鬧哦！操！」阿德很兇的朝著發出聲音的樹叢叫著，即使是阿凱，但在夜晚裡，基於壯膽，他還是要這樣嚷著。

阿德走了過去，他看到樹叢後頭的樹上，吊著一個物體，阿德此時的心跳相當的快，幾乎快到他無法呼吸；此時他只聽到自己的心跳「撲通撲通」的聲音快速的跳著，他緩緩的走了過去，手上拿著一枝很粗的樹枝自衛；他緩緩走近，看到一裹黑黑的物體，他拿燈一照，差點沒被嚇死，竟然是一具屍骨！

「幹！」阿德嚇到只罵出了髒話，坐倒在地上，不斷的往後移動，他嚇到幾乎無法站立，正當他想要起身跑走時，因為下午的雨使得地面濕滑而讓他滑倒，撞到了樹幹，昏了過去……

過了不知道多久，阿德緩緩的睜開眼睛，但是他起來的時候，天卻已經微微亮了。

「好痛！」他摸著額頭，並又罵了幾句不上道的話，因為頭實在很痛。額頭上面有些許的血跡並感覺到自己的頭有瘀青的現象，他看著手錶，已經五點兩分。正他還在緩緩起身時，他突然想到他昨晚看到的屍骨，他又帶著忐忑不安的心，往回去找，沒想到這一找，那具屍骨竟然不見了，而那顆樹的樹皮上卻寫著歪七扭八且是紅色的「回」字。阿德傻住了，「難道說，傳聞是真的？」阿德又喃喃自語的說著。

阿德見情勢不對，帶著受傷的身軀準備快速前往山林管理處求救，但說也奇怪，原先走的路阿德卻始終認不出來，而且山中雲霧逐漸開始瀰漫，阿德根本不能清楚自己的方位。

「登山這麼多次，這樣的情形還是第一次遇到，可惡！」阿德跪在地上喘息，不甘願的往土上直搥。

正當他還在懊惱之餘，他身旁不遠處傳來像似腳步聲，他很快的反射動作，大喊：「有人嗎？」當他喊完後，聲音又停了，正當他想要前往一探究竟時，突然有人從背後抓住了他、並且摀住他的口鼻，阿德試著掙脫，但此時耳邊只聽到「噓…」的聲音，他回頭一瞥，竟然是阿凱；阿凱持續要他保持安靜，靜靜的被帶到樹叢

裡。

### 第三章

台灣的地形特殊，尤其台灣的山脈，因為板塊的擠壓，導致台灣很多山脈都相當的高，同樣的，高山深處帶來的就是謎樣的森林。阿德小時候所聽的傳說故事正是發生在這片山林裡。過去因為日治時期在此開闢台灣神木，因此建了森林鐵路，但在某次挖掘當中竟意外發現山林裡有著豐富的金礦產量，起初是一位叫做大村志二的日本兵，被派往另一區找尋可以搭建木屋宿舍的地點，卻因為一個失足讓他掉到一個不算深的洞穴，沒想到因而發現金礦；大村發現時，洞穴裡面已經有進行簡單的挖掘，卻不深入，卻也能清楚看到部份金礦。大村很納悶，為何這裡會有這樣的礦產？於是乎在他回營的路上開始沿途記號，甚至念頭一起，決定要好好挖掘金礦，不再當個大頭兵。大村回到軍營後，聲稱身體因長期在台灣仍不適應，想申請回本島駐守，效力皇軍；因大村戰功彪炳，在南海戰役時與美軍對抗表現尤佳，冷靜的領導小組，成功突襲、大破美軍。因此此次申請回本島駐守很快就予以通過。大村離開那天，在下山時假借失足，就一路滑到樹林之中，樹林當中的習性，對於打過南海戰役的大村志二根本是聊若執掌。大村先在山林當中躲藏約莫一個星期，尤其當時正逢梅雨季，因此大村抓準日本軍隊放棄搜尋後，他就能深入那未知的礦區，進行開採。正當他興沖沖的找到礦區找到洞穴進入後，前腳才踏進去不久，竟被捕獸器夾傷，因為實在太痛，使得大村志二當場昏厥。過了許久，當他醒來後發現自己被綁坐在椅子上，動彈不得，有人抓他的頭髮往上質問，但卻是他聽不懂的語言。原來是當地住民本他逮著了，住民正在稀稀疏疏的討論，是否將大村留下作為俘虜，或是直接出草。大村也聽不懂住民的話，雙方雞同鴨講的更造成不必要得誤會，受過訓練的大村即便身子被綁住，還是能運用僅有的力氣站起來作反抗，但因為腳傷的影響，讓他無法徹底反抗。此刻住民也被大村惹毛，又將他毒打一頓，此刻大村早已奄奄一息。最後住民眼見他快要斷氣，就把他繩索剪開，將他用乾草堆裹起，扛出部落，丟在山林之中；待第二天再來解決大村，但第二天後卻不見蹤跡，也未發現脫落的乾草堆，從此後大村的蹤跡也就不得而知…

陳凱將阿德拖到一旁後，確實又看到一個人影像是找尋獵物一般，拿著鏟刀在草堆裡面砍。

「噓…那是弘毅學長阿…」阿凱小聲的說著。

「怎可能！他不是已經過世了？媽呀，那是鬼嗎？！」阿德的氣音帶著顫抖。過了一陣子，砍草的聲音逐漸遠去，阿凱與阿德緩緩離開，一路上，阿凱一直往前跑，似乎知道路一樣，阿德早已不知所措，只是一味的跟著凱往前狂奔。最後他們跑到了一個山坑，坐下來氣喘吁吁的漸漸緩和身心。

「凱，你到底是去了哪？一個不注意你竟然消失了。」阿德上氣不接下氣的說著。

「那天我說我看到人影後，我回頭確認時，有個人突然摀住口鼻，你當時還要來找我，但我卻不能出聲，因為抓住我的，是弘毅…」凱顫抖著說著。

「我他媽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了，為什麼弘毅還活著？為什麼…」正當阿德氣憤且不敢置信說著時被凱的這番話打斷了。

「阿德，我看到了…我看到那傳說的地點了…」阿德正經的看著凱，卻也不發一語。

「我走失那夜，我看到了好多殘缺的屍骨，有的是動物，有的，卻像是人類。我一直要問弘毅問題，但他什麼都不說，直到那夜，我看到傳說地後我嚇傻了…」凱仍然顫抖著告訴阿德詳情。

原來弘毅學長當時確實是失足，但是他運氣還算好，是掉在樹上，但是他的脖子咽喉處遭受到撕裂傷，因此傷到聲帶，無法說話；重點是，弘毅這一摔，腦子也給摔出問題。起先他還試著要求救，但當他走到了那洞穴後，他似乎被上身一般完全忘了自我。

原來，那個礦產的洞穴入口，是塊墓碑。當時大村志二消失後，住民們接二連三的病倒，男性各各都像是得了瘧疾一般，女性同樣也遭受波及；後來整個村落人口殆盡，幾乎沒有下一代。後來日人因砍神木之因，後來才發現這樣的慘況，人人幾乎病死，卻有日人在某部屋當中發現大村的證件及小筆記本，後來日人終於知道大村的目的，雖然又愛又恨，但為了大村及山區當時日人的生活情形，就將此村落整個燒掉，沒有留下任何的蹤跡。後來日人找到該洞穴，確實也進去開採不少的礦產，但卻也接連發生意外，死了太多日本兵，當時的軍官毅然決定封洞、立墓碑，以表示對於大村的遺願。

但誰也沒想到這塊地，六十年後，竟然是由地質探勘的學生，林弘毅所找到，卻沒想到弘毅進去以後，就像是鬼上身一般的瘋了。

「屍骨應該是動物的，因為我有看到烤乳豬那類的木頭器材，想必是弘毅學長用的吧！至於你昨晚看到的人骨，是弘毅學長在樹上弄的，他原先應該是打定主意早上再去把你活捉吧！」阿凱說著。

「你怎麼脫逃的？」阿德問

「你沒看我跌得滿身傷嗎？我直接就頻著本能順著山坡下滑一陣了，所以我才會看到那傳說地。墓碑明顯有被動過，我想應該是弘毅吧？我利用了我們帶的手電筒，往裡面稍微照了一下，確實還有東西在；但弘毅還會回來此地駐守，我就快速的離開，也沒被他找到，要不然那具屍骨可能就是我了吧！」阿凱無奈的說著。

最後兩人在那山坑過夜，徹夜未眠，哪怕就是又被弘毅遇到。隔天天才剛亮，他們就找到了溪流，順溪而下，回到平地；此時他們身體狀況不甚穩定，找到派出所報案後，先行進行醫療，同時也像警方呈報了弘毅的事情。但說也奇怪，這次上去以後，卻找不到該處，最後警方仍無尋獲。

六個月後…

「可惡，弘毅耍我們嗎？這次上去竟然還是找不到，都第幾次了！」阿凱氣憤的摔著被包。

「到底怎麼讓洞穴消失的？墓碑字文還在，可是位置卻改變了，陳凱，我們到底要如何進去？裡面一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東西，要是找到了，豈不是發了？」阿德躺在帳篷當中，望著帳篷吊燈。

事發三個月後，他們又再度上山，此次裝備齊全，沒想到卻被像是中了蠱的弘毅耍的團團轉；一次又一次探勘失敗。

找到最後，直到某一天報紙報導：

「去年嘉義山區失蹤的某校研究生，靠著野外求生，奇蹟生還！巧合的是，該研究生的兩位學弟卻在該地區探勘時，失去音訊，長達三個月；最後搜救隊也不得不宣告搜救結束…」

全文完